

萌芽選集

1226
夜宿賀蘭山

YE SU HELANSHAN

散文特寫

第一輯

萌芽編輯委員會編

萌芽選集

夜宿賀蘭山

散文特寫第一輯

萌芽編輯委員會編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目 次

一本党章·····	周思源	1
不平凡的飛行·····	張联方	5
水兵生活速寫·····	陆其明	14
摩托兵的故事·····	張惟	29
山下的姑娘·····	汪蘭	34
工地上的早晨·····	曹仕恭	48
小工長·····	趙鵬万、刘允章	55
夜宿賀蘭山·····	高慶才	65
在河西走廊·····	郁达明	70
龙羊峡的風沙·····	何兆璽	77
風雪森林夜·····	昂旺·斯丹珍、傅仇	81
旅行在橫断山里的时候·····	向駝	87
黑娜和多尔瑪·····	張汝云	92
伪善者·····	唐鉄海	97

一 本 党 章

周 思 源

我有兩本党章。一本是紅色硬皮面燙金字的，那是去年“七一”党支部獎勵优秀团干部發給我的；另一本是紙質很差而且微微發黃了的 1949 年版本。封面上有一小塊血斑，在封里还可以隱約看出“贈給三等功臣李福生中共志願軍×团党委”的字样。

我平日只用那本新的。另一本却用紅綢子包着，还撒上一些樟腦粉藏在箱子里，不肯隨便去动它。在这本党章里，还夾着一張李福生的照片和四片花瓣，这些花瓣都早已干萎了，但仍旧嗅得出一陣清香。

每次我打开箱子，总要輕輕地揭开这个紅綢包，看一看這張照片，聞一聞这些花瓣上發散出來的香味。于是，我就会自然地想起这本党章的來歷。

这本党章的主人叫李福生，他是 1950 年参加抗美援朝的志願軍战士。

他生長在浙江新安江边。从小就跟着父親打漁。十八歲那年，他家鄉解放了，斗倒了当地的惡霸地主“江龍王”。他家分得了一条漁船和兩畝坡地，生活开始安定下來。不久，李福生就参加了青年团，成了全村有名的積極分子。

他剛参加部隊时，还象在村里那样活躍，喜欢唱歌，喜欢在

同志們面前夸耀自己的家鄉，講新安江上的拉緯工，講秋夜里点着灯笼捉螃蟹……。在軍事學習休息的時候，戰士們总愛說：“李福生同志，給咱們唱个山歌吧！”他天生一副好嗓子，聲音又脆又圓潤，听他唱歌就象真的站在新安江畔一般。

天目山的松樹啊黃又黃，
新安江的浪花閃金光，
日日打柴五更起哦，
年年冬閑補漁網。
柴賤米貴樵夫憂，
船租魚捐愁斷腸。
松樹年年不變青，
江水日夜嘩嘩响，
哪日不愁柴和米？
何時不用破漁網？

他最欢喜唱这样的一支山歌，唱完一段，同志們照例又要他“再來一个”。于是，他又唱了：

天目山的松樹啊壯又壯，
新安江的流水啊長又長，
日日打柴五更起哦，
口唱山歌上山崗。
打倒“龍王”心欢喜，
还我漁船还我網。
松樹年年不變黃，
江水日夜嘩嘩响，
翻身人兒心不變，
永远跟着共产党。

他讀过兩年半小学，这些歌子都是參軍前在鄉下學來的，再

经过他改編了一下，唱出來，就更悅耳動人了。

象一些新參軍的小伙子一樣，他一穿上軍裝就去照了象，可是一張都沒有寄回去。弟弟幾次寫信來要，他說：“現在還沒到時候，等到了那麼一天再給你吧！”

1950 年的最後幾天，他隨部隊到了朝鮮。

如今，他親眼看見了，四周都是斷牆殘壁，到處都是焦黑的一片，心情非常沉重。他不象過去那樣愛說愛笑了，也不大愛唱歌了，只是想怎樣為朝鮮人民報仇。不久，弟弟又寫信來，他還是沒有馬上回復。因為他所在的部隊一直還沒有上第一綫去。

不久，因為他在一次偵察中消滅了十多個敵人，摧毀了敵人的一个後勤單位，被評為三等功臣，團黨委獎給他一本黨章。當然，他的心裡很高興，馬上給弟弟寫了信，寄回了一張照片。可是從這時起，他反而不像從前那樣愛笑了。

五次戰役時，在又一次激烈的戰鬥中，他奉命帶領的一个戰鬥小組守住一个山頭，牽制住右翼的敵人。由於戰局發展得太快，跟上級的联系斷了。彈盡援絕，最後終於全部壯烈犧牲。同志們在李福生的口袋里找到了這本黨章，外面已經沾着些血跡了。黨章里夾着一張紙——他的入黨申請書，那上面用工整的、看來寫得很吃力的字，寫出了他心裡的話。里面還夾着一朵金黛萊花。這是春天金黛萊花盛開在朝鮮的山野時，使他想起故鄉的映山紅來，他采了一朵想寄回家去。後來，他覺得自己沒立什麼功，也就沒寫信，拿到了這本黨章以後，他索性把這朵小花放在里面了。

在安葬時，上級黨委根據李福生同志生前的要求，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這本黨章就和烈士的其他遺物一起寄到他家裏。第二年，他十八歲的弟弟李福成參加了人民解放軍，守衛在浙江沿海前綫。

正是山茶花盛開的季節，中央慰問團來到了李福成所在的部隊。一個大學生被介紹去訪問他——模範的青年共產黨員。李福成沒有講到他自己什麼，只是講了他哥哥的故事。大學生听了，點點頭說：“你哥哥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臉上露出崇敬、羨慕的神色。李福成見了，輕聲問道：“你是黨員嗎？”大學生靦腆地搖了搖頭。

慰問團臨走的時候，李福成找到了那個大學生，把那本沾着血跡的黨章交給他，嚴肅地說：“你收下吧，希望你很快就能成為一個共產黨員，你入了黨後，可以把它交給另一個人。”大學生無言地接受了，緊緊地握住他的手，兩眼注視了他很久，低低地說了一聲：“謝謝你，我一定不辜負你的信任，不辜負烈士的光榮。”

回來以後，他用紅綢子把它包了起來珍藏着。同時為了紀念這個戰士，他又從帶回來的一束山茶花里揀了一片花瓣放進去。

以後，這本黨章轉到我的表姐——大學生的未婚妻手里，而且還形成了一個習慣：誰入了黨就加入一片花瓣。

寒假里我回到上海，表姐把這本黨章交给了我，還給我講了上面的那個故事。現在，這本黨章里已經有四片花瓣了，我的心卻感到很沉重。表姐又告訴我，最近李福成在鷹廈綫上已經掛上了第四枚獎章。她的未婚夫——那個“大學生”現在已經是鐵路工程師了，也在鷹廈綫服務，他倆還常見面呢。至於她自己，我早就知道了，她是醫學院的優等生，馬上就要畢業了。她說，畢業後將要求派到東海前綫去工作。

春天又來了，到處開遍了絢爛的鮮花，每一朵每一朵都開得那麼惹人愛。每天傍晚，當我散步走過這些開滿野花的小路時，

我总要低下头來仔細瞧瞧，聞一聞它們的香味，好象它們都是為我而開的。可是我從來沒有摘一朵帶回來，因為我覺得自己還沒有權利去碰它一下。然而，我每天都要出去看一看它們，準備到時候挑一朵最美的花兒，摘一個花瓣放進這本黨章里去，然後再把它交給另一個人。

不平凡的飛行

張聯方

一

徐慧敏興奮得腦壳發脹，臉皮發燒，全身發抖。連句囫圇話都回答不上來了，逢人都是打手勢。

她從空運大隊部里出來，一路小跑，往分隊部里去。

就在院子里，沒等她進門，就被一群女航空員圍起來了。她們七嘴八舌的亂嚷嚷，象在比誰的嗓門高、聲音宏亮。其中有個報務員，名叫廖桂芬的，是個四川人，個頭矮矮的，說話和打機關槍一樣，聲音高，話頭快。在亂糟糟的人群里，只聽清她一個人說話。

“徐隊長，徐隊長，批准了幾個？該有我吧！要不，我就去蒙頭睡大覺，鬧情緒啦。”

徐慧敏被人擁着，把手臂舉得高高的，伸出兩個指頭，有點自豪的讓大家看。

一陣歡呼，夾雜着噼噼啦啦的掌聲。

有的撩帽子，有的舞手巾，還有幾個人抱在一塊亂蹦亂跳的……唉呀，一言難盡，這些人簡直發了瘋。比她們在航校里第一次放單飛歸來，還要高興。這種歡騰的局面，延長了足有十分鐘。

十分鐘過後，發狂的人群，才漸漸靜了下來。

又是廖桂芬的機關槍先開火啦。

“別鬧，別鬧，靜些！我說，徐隊長，批准了哪些人，指定誰去？”

徐慧敏笑笑，但仍不失掉平時那種愛嚴肅的風度。鼓着兩眼，瞟了瞟廖桂芬那個打頭炮的樣子，假裝沒好氣的說：“有你這個丫頭，快準備去吧！”

徐慧敏的話一出口，人群中又喧鬧起來。接着，跑過來幾隻手大胳膊粗的姑娘，把廖桂芬抬過頭頂，呼叫着回宿舍里去了。

其餘的人，又蜂擁而上，將徐慧敏圍個不透風，逼着她問，第二個人到底是誰？她搖搖頭，擺擺手，暫時不回答出來，叫同志們自個兒去琢磨。

姑娘們的神經，一個比一個靈敏。話不要再往下說，心中都明白了。不約而同的都拍起巴掌，慶賀她們的分隊長徐慧敏，到康藏高原上去參加第一個飛機場的開航典禮。

無數親切、關懷、羨慕的眼光，盯着徐慧敏的背影，看呀，看呀，一直看到她走進分隊部的屋門，看不見了，才各自散開，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晚上，徐慧敏一個人痴痴地坐在分隊部里，全身的血液都在奔騰、馳騁。一時不曉得該想些什麼，作些啥。作一個副駕駛，在一個艱險而光榮的任務來到以前，用不着多說，該想的事情太多了，該作的事情也不少。就是一樣，不曉得先從哪里下手了。

實在使她太興奮了。本來么，她一個地方烈屬的女兒，能找到新四軍，跟着部隊，轉戰長江南北，在動蕩不安的戰爭環境里，提高了文化，受到了實際鍛煉和革命的教育，這就不簡單了。然而，在今天，她又成了新中國的第一批女航空員。不久，她即將去完成一個聞名全國，並有歷史意義的艱巨而光榮的任務，怎麼

不叫她过分的兴奋呢。

她从坐位上站起来，把屋門朝里扣紧，怕那些爱吵爱鬧的女孩子們来找她的麻煩，打擾她的清靜。她把手提包从木架上取下来，拽开拉練，伸進手去，拿出厚墩墩的日記本，攤在办公桌上，感慨万分地記起日記來。一心想把当时的心情寫出來，作个紀念。

一提起筆，各种思想云集，先寫什么，后記哪些，她又沒了主意啦。用筆杆輕輕地触动着她那紅艷艷的嘴唇，很久很久沒动筆。电灯亮的出奇，牆上的挂鐘当当当來催她，不动筆也得动筆了。

“我徐慧敏，从十三歲上参加新四軍，今年我已經二十一歲啦。一个只讀过高小的学生，党把我……”她寫到这里，臉一仰，又停下筆來。然后，自己对自己說：“應該寫得更抒情一点。”

不一会，鋼筆尖又在紙上嗖嗖地响动。一篇触动心弦的飛行員日記，就这样順利地寫下了。

这一次，康藏高原上第一个新機場的开航，女分隊能爭取到一个副駕駛和一个报务員去参加典礼，实在太不容易了。为了这，徐慧敏去过成都，見過司令部的首長；为了这，徐慧敏把空运隊政委的門檻都快踢断啦。

徐慧敏和她的隊員們，不是不曉得在“世界屋脊”上飛行的情形，当初，开辟新航綫和自然作斗争的驚險故事，听的比誰都多。更不是她們想出奇，拿危險來开玩笑。的确，她們想以新中国妇女的身份；第一次去見識見識那个天下少有的、古怪得出奇的新機場，好为今后的中國妇女，踏出一条廣闊的生活道路。

经过上級再三考慮，終于批准了徐慧敏作副駕駛，廖桂芬作报务員，代表女分隊，駕机去参加新機場的开航典礼。

明天就要出發了。徐慧敏匆匆忙忙地結束了自己的日記，又

張羅着去準備明天出勤的事情。

二

西綫是“碧空”，天氣晴朗。

東方麻麻亮，飛機場里的試車聲，已轟隆起來了。

一種職業性的習慣，到了這時候，徐慧敏就从睡夢中醒來。在舒適的被窩里，伸了個懶腰，用手背揉開睡意蒙眬的眼睛。她屈身坐起，唿的一聲，披上航空衣，起床了。

徐慧敏來到院子里，閃開一雙露珠一樣晶瑩、發亮的眼睛，踏起腳尖向四外望了一圈，自言自語的說：“哎喲，天氣太好了！我得趕快去看看廖桂芬，有沒有啥問題。姑娘們就是這一點不方便，麻煩事情多……”

她走到廖桂芬住的宿舍外邊，輕輕地扣了兩下屋門，低聲地喚：“廖桂芬，廖桂芬！起來啦沒有？”廖桂芬明明嘴里答應着起來了；不曉得為什麼，光在里边嗯嗯，就是不過來開門。徐慧敏站在門外邊，足足等了四、五分鐘，廖桂芬才慌慌忙忙地把門打開，滿臉堆着笑容，迎了出來。說話比鷄叨豆還快，噁哩呱啦就是一大串。

“徐隊長，你幾點起床？我早就睡不着啦，光在床上翻騰。想想這，想想那，沒頭沒尾的，怪不安逸。索性五點過一點就起來咧。你哩，晚上睡的好吧！說句坦白話，我……我可有點沉不住氣。不不不，不是沉不住氣，是興奮過火了……”

“算啦，算啦，別開你的機關槍啦！你準備好了沒有？身上沒問題了吧？”

“大姐，看你說哪種話。不長瘡、不害病，好好一個人，會有啥問題！”她撒嬌的一頭冲到徐慧敏的懷里，“請隊長檢查吧！從腦壳到腳板，連個青銅錢大的疤都沒有，找出來認罰。”

徐慧敏忽然看見她的床头上，有一疊剛拉亂了的草紙，臉色一沉，鄭重其事地說：

“你！是不是……”

“我的好大姐，你不要多心，我一点点問題都沒有。”

“這可不能勉強。飛西綫，你我都是頭一次。身體不行，就另換人去！”

“我的好大姐。你是曉得我的，說這種話，還不如一刀把我殺死……”

“那可不能騙人！”

“是！我是軍人，絕不欺騙組織。”

要知道，在康藏高原上飛行，一點都馬虎不得。再小的事情，也得打算到。

三

太陽高高地升上了天空。一架銀灰色的運輸機，坐滿了去參加開航典禮的首長和一批工作人員，帶着全國人民對康藏地方的關懷，起飛了。

飛機由正駕駛蔣云凱駕駛着，按照同志們摸索出來的先進經驗，飛機在川西平原上一起飛，就要象和層層的大雪山比高低的一樣，一直往上爬，升到比較安全的高度，才開始往西飛去。

徐慧敏在駕駛倉里，目不轉睛的盯着蔣云凱的動作，打算從他嫺熟的駕駛技術中，學到一點她所需要的東西。真的，蔣云凱的飛行經驗豐富，駕駛技術純熟，的確值得年青飛行員向他學習。這次派他擔任正駕駛，不是沒有原因的。

廖桂芬戴着耳機，坐在報務員的位置上，雖然心情有點緊張，還假裝鎮靜，的的答答，答答的的地和地面上取聯繫。

一片如花似錦的川西平原，被飛機拋在屁股後邊去了。白

頭黑身的大雪山，撲面迎來，接待稀有的向它們訪問的客人。

徐慧敏推開駕駛倉的小門，來到坐滿了人的大貨倉里。一看，首長和同志們，扣着保險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有的打瞌睡，有的扒着機窗向外看。下邊是遼闊、雄偉、富饒、壯麗的大好河山。

她用手輕輕地拍了拍靠近最前面機窗坐的兩個同志，勾着頭往左右兩邊的螺旋槳看看，覺得很正常，心里也很安穩。

正前方，又出現了一群兀凸的雪山高峯，高指着白雲飛翔的天空。機頭拉起來，又要向高處爬了。徐慧敏打開了幾個養氣管，遞給首長和同志們，讓大家呼吸些養氣，補充在稀薄的空氣中養氣的不足，以免影響身體。

徐慧敏正在張羅，駕駛倉的小門砰咚一聲開了。隨即伸出來廖桂芬的圓蛋臉，來向徐慧敏打手勢，叫回駕駛倉里。

康藏高原上的氣候，可真神鬼莫測。飛機剛一進入這片群山叢峯里，氣候馬上變了。濃雲迷霧，席卷而來。飛機遇上不同的氣流，象扁舟駛進驚濤駭浪的險灘中一樣，時上時下，三顛兩簸。大倉里坐的首長和同志們，有幾個吃不消了，嘔吐起來。

地面上的飛行目標，再也看不見了，飛機只得完全靠儀表飛行。

這時候，徐慧敏有點不好意思，用話來鼓勵蔣雲凱：

“蔣同志，沉着氣，看樣子這塊雲層並不大。把所有的本事全盤拿出來，沖出去！”

蔣雲凱很老練的點點頭，開始和惡劣氣候搏鬥。

一陣急雨過了。接着又是下冰雹，飄雪花。升降舵和副翼上都結了一層薄冰。螺旋槳也有甩落冰塊的情形。徐慧敏表面沉着，內心慌了，一聲接連一聲的喚：

“蔣同志，快！打開防冰設備，洒酒精，防冰！”

四

飛機掉落在云海里，一面作盲目飛行，一面和冰雪搏鬥。駕駛員費盡了氣力，想盡了辦法，才勉強鑽出了雲層。差一點迷失了方向，險遭不測。

飛機脫險了，又開始了正常飛行。

徐慧敏松了一口气，看了看坐在一旁發呆的廖桂芬，心中有点難為情。她想：女孩子到底是不是生來就沒有男孩子堅強？這個謎，又纏繞住她了。她找不出合適的答案，一時也揭不開這個謎底。瞎琢磨一陣，才在心里說：“看看人家蔣雲凱，真比我們……。”

是呀，蔣雲凱在舊社會里，就成了一個比較成熟的飛行員了。從駕駛技術說，不要說姑娘們羨慕他啦，就是那些男同志也經常找他討本事。這個人呀，若在政治上再竭力求進步，可就更好啦。

徐慧敏事先打了個腹稿，準備等飛機著陸後，把今天發生的事情，記在自己的飛行日記上去。一切都想妥當了，欠身起來，走近廖桂芬，打算問一問，她和地面上取聯絡了沒有。因為發動機的震動聲音過大，說話聽不清，廖桂芬就潦潦草草地在白紙條上寫了兩行字，遞給徐慧敏。她看了過後，臉上又重新露出來一絲喜悅，她对廖桂芬及時能和地面取得聯絡表示滿意。

一陣過度的緊張過去了，不要說兩個正副駕駛員啦，就是領航員、機械員和報務員廖桂芬……沒有人不覺得有一股脫險後的輕鬆愉快的勝利心情，從內心里一直流露到臉上。

正當這時候，發動機的聲音減小了，飛機開始有點傾斜。正駕駛蔣雲凱驚慌失措的一連看了三次徐慧敏的臉。徐慧敏意識到一種不祥的預兆，跟火燒了屁股一樣，霍的一下從座位上跳起。

來，推開駕駛倉的小門，從機窗上去看左邊的那個螺旋槳。眼光剛接觸螺旋槳，轟的一下，發動機出了毛病，螺旋槳停止轉動啦。這可怎麼辦呢，不要說徐慧敏，就連蔣雲凱也沒有經歷過這種事故。一時弄得手忙腳亂，沒了主意。

危險到了極點。一時一刻都有機毀人亡的可能。徐慧敏擔心飛機上的首長和各位同志們的性命。我的天呀，這……這……這是康藏高原上第一個新機場舉行開航典禮的好日子呀！不曉得有多少藏民，等待在機場里，來看“天菩薩”降臨哩！這可怎麼辦？

廖桂芬又露出頭來，給徐慧敏噤了噤嘴。徐慧敏回到駕駛倉里一看，蔣雲凱要準備跳傘了。她不由分說，從兜里掏出手槍，怒氣沖沖地說：“收拾起來，不准跳傘！”她的眼睛又往機倉里關心地一瞟。可是，這時候蔣雲凱已經吓破了胆，全身直打抖，這樣下去，不是更危險了么！徐慧敏暗自恨道：“這人雖有技術，却是個胆小鬼。”於是斬釘截鐵地說：

“不許聲張，站過去，我來！”

明曉得自己不見得稱職，也不得不去冒險了。

五

在白云飛翔的康藏高原的上空，有一架銀灰色的運輸機，傾斜着翅膀，不斷減小着飛行速度，側歪着向西飛去。一種不正常得可怕的怪叫聲，留在山谷里回響着……

徐慧敏雙手抓着操縱杆，忘掉了一切，集中精力想用一個發動機，把飛機駕駛到新機場上去。

蔣雲凱縮成一團，蹲在駕駛倉的一個角角里，頭抵着膝蓋，瑟瑟發抖。

領航員在徐慧敏的舉動影響下，又鎮靜下來執行自己的任

务。

臉色蒼白、嘴唇發紫的機械員，搓手搔頭的干着急，也沒有办法排除掉左边發動机的故障。

廖桂芬只顧忙着和地面上聯絡，報告情況，把害怕也給忘記了。

.....

這時候，有人从外边乒乒乓乓敲駕駛倉的小門。廖桂芬一轉身，準備去開門，徐慧敏意味深長的看了她一眼。她會意地點了點頭，才伸手把門拉开一道縫，擠了出去。

敲門的不是別的，是位首長來問情況。廖桂芬尷尬不堪地向首長報告說：

“沒……沒關係，請首長們放心，飛機很快就要着陸了。故障快……快排除了。”

她的“機關槍”再也打不連了，聲音不但發抖，而且有點口吃。

首長們听了廖桂芬的話，半信半疑，也不便多追問。雖然他們是首長，坐上飛機，就成了乘客啦。就象住在醫院里一樣，不論什麼樣子的病員，都得听醫生護士們的指揮。

現在，飛機上所有人的命運，都操在徐慧敏手里了。責任的重大，情況的惡劣，給徐慧敏精神上的壓力，使她幾乎有點吃不消。

飛機的左翼，繼續不斷的往下傾斜，操縱起來，很費氣力。光體力上來說，就不是一個普通姑娘所能擔負得了的。

回航，已經辦不到了；就地着陸，下邊全是白茫茫的雪山，沒有一塊平壩子。徐慧敏急了，叫廖桂芬馬上再和新機場上聯繫，說明飛機的危險情況。真是禍不單行，十分鐘以前，因氣候突然變化，新機場也封閉了，即令是架正常的飛機，也只好回航，要想

着陸是办不到了。

飛機場座落在兩面高山的峽谷里。窄長窄長的，又不能選擇風向。飛機落下去，稍微有一點偏差，就會發生碰山事故。

徐慧敏咬着嘴唇，心一狠，決定穿雲下降。先叫廖桂芬通知了機場一聲。情況迫使着，她不得不去冒險啦。

她駕駛着飛機，在機場上空盤旋了兩圈，用儀表測定了電台的位置，估計一下跑道，就象一塊離開星球的殞石，從密雲中掉落下來。

穿雲下降成功了，幸喜沒有出危險，一個發動機的運輸機，一頭栽向跑道上着陸了。徐慧敏戰抖着，用手帕擦着咬破了的嘴唇，慢步走下了飛機。

在四外的山野里，响起了一片欢呼聲。藏族同胞，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騎馬的騎馬，步行的步行，飛一樣地往機場里跑，來看他們想象中的“天菩薩”了。

水兵生活速寫

陸其明

水兵交響樂

從司令部來的气象通報中，知道有七級風將襲來；就在這時候，炮艇要到海面上執行任務。

烏雲席卷着，海浪奔騰地叫嘯着，炮艇仿佛變成激蕩中的秋千，晃呀晃呀。海水漫進甲板，艇頭被壓進海水，推進器直打空轉。

機艙、舵房，甲板上，人早站不住腳了，眼前霧蒙蒙的一片。我雙手緊抓住舵房的門，腦袋昏沉沉地，四肢發軟，要吐，又吐不